

费孝通 著



芳草茵茵

—田野笔记选录

山东画报出版社



费孝通 著

芳草茵茵

—田野笔记选录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费孝通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10

ISBN 7-80603-380-7

I. 芳… II. 费… III. 社会调查-文集 IV. C9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4446 号

书 名 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

著 者 费孝通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1168 毫米)

8 印张 39 幅图 144 千字

印 数 1—3000

I S B N 7-80603-380-7/Z·77

定 价 1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1A1172/06

序

我曾经说过，我一生从事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中真正称得上田野调查的只有三次，一是瑶山调查，二是江村调查，三是禄村调查。这三次田野调查都是在1935年到1940年之间进行的。应该可以表明我对田野工作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很早就很重视的。这是因为我一向认为学术不能脱离实际。人类学和社会学不能离开对人们实际生活的观察。田野调查是从实求知的根本方法。遗憾的是后来的战乱和解放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使我失去了继续进行田野调查的条件。

从80年代开始，我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还是希望能继续早年的田野调查。可是我本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使我有点像进入了身不由己的命运。我只能在公务之余，尽可能利用一切条件，到各地去走走，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相接触，并向熟悉各地情况的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请教，使我多多少少接触到一些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观察在这段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

变化，使我在思想上和意愿上没有离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路子，保持和发展我的学术生命。

我从青年时代就爱好写作，并养成了以文字率直表达自己思想的习惯和风格。实质上我并不打算划清学术和生活的界线。所以早年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写成的一些被认为是学术性的论文，实际上在我自己还认为是一种田野调查笔记罢了。反过来说，我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所写下的“走一趟，写一篇”的《行行重行行》一类的大小散文性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学术论文的一种表达方式。

由于我对学术论文和带一点散文性的笔记，甚至社会来往中所写的便条和书信等等都不加以严格区别和分类，我总是随笔成记，顺思成文。要在这种习惯所得出的成果里选出一部分能满足记事散文性质的短篇，编成一集参加汇集人类学者“田野笔记”的丛书，也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了。但是我不愿错过参与有许多人类学界老朋友列名的丛书的机会，还是勉为其难，编成了这本《芳草茵茵》的选文集。我希望读者不妨把这里所收的一些文章，作为我已发表的有关人类学文章的衬托，对了解我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思想做出一点补充。希望读者也能在休闲时刻以轻松的心情来阅读这本小册子。

费孝通

1999年8月1日
于黑龙江同江宾馆

目 录

1 序

- 1 桂行通讯
- 78 江村通讯
- 113 鸡足朝山记
- 146 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
- 158 四上瑶山
- 169 港行漫笔
- 189 闽江口速写
- 203 温州一瞥
- 210 泡桐花开
- 216 保安三庄
- 219 甘肃行杂写
- 240 从蚌龙想起

桂行通讯

编者按：作者 1935 年 8 月同前妻王同惠赴广西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从北平出发，乘坐火车、轮船，经过无锡、上海、香港、广东，后到达广西，从柳州以东象县的大藤瑶山开始，于 10 月 18 日进山。12 月 16 日在完成花蓝瑶地区调查工作转移地点时，发生了意外事件，作者不幸误踏陷阱，王同惠溺水身亡。这是他们在瑶山进行实地考察时写的几篇报道，当年曾连载于《北平晨报》。

到 南 宁

我们到南宁刚好是“九·一八”，在到省府去的公共汽车上，见到一排排制服整齐、列队张旗的民众团体在街上游行，这是我们在北方好久不见的景象了。

在没有到广西之前，朋友们都同我们说，广西是一个谦虚、好学、有为的小弟弟。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广西并不逊于他省。但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文化建设在各方面比黄河、长江下游诸省，年龄上似乎轻一些。我们来到之后，就体悉到“谦虚”、“好学”和“有为”的意义了。到此虽不久，但是和行政当局及其他民众已有一些接触，在他们灰色的制服简单朴实的轮廓上，的确描出了一种刻苦不尚浮华的性格；谈话总带着一种急于求知、自觉不足的态度，这种态度致使我们自愧到不知对答。这并不限于行政领袖，而且一般人员的态度，就是其他如报馆记者，亦有于百忙中找我们谈话的，讨论广西的苗瑶，津津有味，全不像其他专以采访塞责者可比。

南宁的市政还正在建设整理之中，街道宽阔清洁不亚于北平，但是令人感觉不便的是交通工具的过于缺乏，全市只有公共汽车四辆，而且时常损坏，所以想搭一次车，竟有等过半小时者。在街头站立，所见多步行的人，虽有自用汽车，但都限于公务人员之用，其他车子极不易见，人多徒步往来。即使搬运货物，亦都由人担负，极不经济。曾见一人挑砖头，一担只挑二十余块，人工之费可见一斑。原因是市政设备和它的功能没有调适。南宁本不是一个大都会。自从省府搬入之后，人口骤增，活动日多，原有设备，自不免捉襟见肘了。市政问题，如像住宅、自来水等都很严重，房租之贵超过广州、上海。若是把住房户和房屋数统计出来，数目一定是惊人的。我们到晚上在街上散步，常看到拥挤不堪的情形，有似庙会。我曾向同

惠说，香港的灯市，南宁的人市，是我这次南来两个最深的印象。这种情形也是出于住宅问题的失调。——这些都是研究都市社会者很值得观察的材料。

南宁生活费用很贵而生活享受很薄。一切外埠运进的货物，除了很大的入口税外还要加上很大的运费。这种情形使我们想到吴景超先生所谓“发展工业以救农村”，自有实际的道理。以前南宁米价有十五六元一担（合 50 公斤）的数目，现在小火轮和汽车道修筑后，米价已减轻了一半。在一个农村或内地都市已失去其自足性质时，要减低该地的生活费用，或救济该地贫穷，发展交通和工业是一个重要而切当的办法。

到大麻村去

大麻村是在桂省国民基础教育中心区里，23 日教育厅长雷沛鸿先生约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从我们所住的旅馆去，汽车要走十几分钟，是南宁郊外的一小村。他们是在一个实验小学里开会。地址靠飞机场；旷野一片，独立着白色的小屋，很能表现它奋斗的精神。

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会了。很多人一上一下的正在那里踊跃讨论国民基础学校的经费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了国基教育研究院同人和学生外，民政和教育两位雷厅长都出席。广西民众、公务人员、行政长官间亲密的空气，使我极受感动。无怪乎人们都称广西模范省了。

雷厅长约我向在会的同人报告一些来桂的目的和研究计

划，但是因为时间太短，所以只能略述一些民族学对社会建设可能有的贡献。大意是说，民族学在中国虽是一个新名词，但是它的内容却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学者极注意的学问。好像各地方的志书、各地方的通考，都是以记述文物、典章、制度、民情及风俗为目的的。但是在方法上过去的确不甚讲求，所以我们现在应当利用新方法来扩充及整理旧有的学问。

“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

以下是我提交省府审议的研究计划书：

广西省，依其民族所操之语言，似可分为三大区，即官话区、白话区（即粤语）及土话区（即壮话和平话），各话之来源流别及分布情形尚无专门研究，但根据普通常识，官话区处东北，白话区处东南，土话区处西部。此次研究工作，因限于时间，拟就此三区中，择一为范围，以后如再有机缘，次第研究其他区域。选择之标准则以研究便利为主，因为三区中在研究之价值及兴趣上言，固无可分高下也。研究工作的便利，首在语言上相通，尤其研究苗、瑶等特种民族时，若与当地之汉人言语难通，翻译上即感困难。余此次尚属初次南来，粤语犹未能通晓，故拟择官话区为范围。

人种研究之目的，除以正确数量规定人种体型类别外，尚可借以明了中国民族扩张、迁移之大势，及各族分布交融同化之概况。其方法则赖人体测量术，遍量人体各部之长宽、周

围、色彩、形状，然后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以获结论。所用材料则无分汉、苗，均应搜集；汉人测量时拟用民团为材料，因民团为当地人民，既加编制，又受调练，且有纪律，工作易于着手（今年春季曾应驻北平第三十二军之约，调查该军体格，故有此经验）。且此项材料非但于研究人种上有用，在军队编制及训练上，也有功用。苟与去春材料比较分析，更可借以明了吾国南北军人体格上之差别，亦军事上一重要问题也。民团之外如学生及其他工人等团体，能有机会，亦愿加以测量。因社会中各团体、各职业，即以体格论，亦有差别，此即所谓社会选择也。

至于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之研究，则拟首重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之统治情形。因此次研究期限急促，不能不择其与省行政上有密切关系之问题为主，并拟以客观态度贡献对待特种民族之意见，以备采纳。方法除与相关政府询问调查考核外，并拟介绍诸可靠之瑶酋土司，俾得直接住其地，更以局内观察记录其人民、家庭、市集之组织，与夫风俗、习惯、美术、宗教及其他种种文化特性。

在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

广西省府称苗、瑶、侗、壮等人民做“特种民族”。特种民族的人口全省约有 70 万，所以在行政上、教育上，很需要特别注意。教育厅有一个特种教育委员会，专门担负设计特种民族的教育事宜。该委员会办有一个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由

各县遣派当地特种人民来省训练，使其成为彼等人民的中心力量。该所现为刘锡蕃先生所主持，刘先生即《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的作者，对于该问题有极丰富的经验和极深刻的了解，闻不久有详细著作出版，实是中国民族学界的好消息。

该所现在有学生两班，共一百多人。初级班尚未开学，所以在校的只有四十余人，学生中瑶、苗、侗、彝都有，而以瑶属为最多。

我因为在南宁尚有几天耽搁，所以到该所去酌量学生的体格，一共费了两天，测量了 40 人，瑶 30 人，苗 5 人，侗（彝）4 人，侗 1 人，瑶体高平均 157.56 厘米，头形指数平均 81.53，其他因为数目太少未算，他们在体高和头形指数的系联表上所处的地位颇近于高丽华东人民，似多 B 类，现在材料尚少，不敢作何结论，但此已引起我们极有意义的推想了。

9 月 25 日于南宁

过 柳 州

10 月 8 日晨，在微雨中我们搭长途汽车离南宁，向柳州进发。广西公路上的交通营业是由省公路所统制，一切商营的汽车，亦由公路局卖票，所以票价是有一定的。以前在没有统制的时候，票面价额虽有定，实价颇有出入，统制之后，商人的竞争取消了，价额才划一。车分大小两种：大的是可容 20 人的公共汽车，小的是普通篷车。由南宁到柳州，有 700 华

里。价目是：大的每客 13 元，小的每客 16 元，因小车较舒适而迅速。小车 8 小时可达，大车有时要 10 小时，因为路不平坦，车又多旧货，所以这已是最快的速率了。

广西的公路建筑是近来建设事业中和民团并称的成绩。从柳州到南宁，水路须走 3 天，现在缩成 8 小时。对于区位组织上自然是一件极大的变迁，它的影响尚难逆料。但是，广西和他省一般，在公路上活动的，多是乘客而少货物。货物运输的时间问题，在中国内地的经济组织中，还不十分严重，而公路运费太高，不能和内河运输相竞争，自是一件可以预料的事，所以公路建筑在经济上的意义似乎没有在军事上的意义为重要。

从南宁出发时是早晨 8 时，12 时到芦墟站，地属宾阳县界。一路所见的只是起伏的荒山。同车有在农村中服务者，相谈广西的农业。他认为废地和人口分布不均都是广西贫穷的最大原因。在这几百里荒废的山地上若能开垦，一定能吸收集集中在东部的人口，一般的生活程度亦可提高。这其实是中国普遍情形的一个缩影罢了。但因广西治安有了办法，移民问题自较他省为易。人口政策的急切需要，在公路上汽车里，我才切身目击。

宾阳之北的山，和宾阳之南的山，在构造上、形态上，完全不同。梧州、南宁一带旅行的人是不会了解“山水甲天下”的意义的。车过宾阳，远山遥望真好像是一个屏风，车近时，但见平地罗列着形状千变盆景式的峰峦，为数不啻千万。我曾想，要是这一带位置在黄河边，大水淹没了平地，顿时会变成



王同惠（前立者）与同学合影于燕京大学
四院门外（1933年初春）

一片船舶难行的群岛。车就在万山丛中忽上忽下地前进，有峰回路转，车临深壑，令人咋舌难下。最险处名昆仑关，相传狄青平桂，就在此大战。

到柳州是下午4时半，住在新设的乐群社。乐群社是政府设立招待旅客之所，设备俱周，在南宁、柳州和龙州等大埠都将成立。给公务人员很大的方便。柳州的乐群社就在立鱼峰下，风景绝佳，尤因时值月望，明月半空，山影重叠，惯住在平原的我们，至此才觉得造物的幽美了。

我们本来预定由柳州北上经融县到三江。但是到柳州才知道融县一带匪徒又联结土人在上月末起事作乱，虽立即平息，但是深入内地的旅行，或有不测，所以我们改变路线，由象县到大藤瑶山，12日晨离柳。

广西北部 and 湖南、贵州毗连的地方，正是特种民族杂居的区域。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时候，曾有过一次规模很大的变乱，蔓延所及的地方很多。从2月19日到3月25日，一共延长至35天。经驻军全力扑平，死亡土人达一千多。广西民政厅秘书处曾出版一本谢祖萃编的小册子：《绥靖邕全灌龙瑶变始末》，记述这次事变。

我们借这个机会抄几节关于这次事变的起因在下面：

（民国）二十一年春，全县桐木江有妖巫凤顺国者，居恒为瑶民质疑治病，时或手足颤动，闭口喃喃作语，自谓神附其身，群瑶睹状，则惶恐拜伏而听命焉。常自诩有神术，两手能接枪弹百余颗。又谓有宝

物藏于刀锋山，葫芦六个，神剑自内飞出可以杀人于百里之外；草鞋一双，放之立变为虎；铁遮一柄，展动则天地化为清水。苟虔诚致祭者，宝可立出。如是言说，群瑶益狂喜相告，谓天助瑶人，赐以多宝矣。

桐木江之大雾浸瑶民凤某之宅地，形似蜈蚣，巫谓当出帝皇。对山山石隆起，如雄鸡之冠，巫谓之鸡公山，前此凤之未王，殆以蜈蚣之颈微损，且受克制于鸡也。如果集瑶数百，负土碎石，积用数月之力而颈损者培，冠隆者平矣。凤乃大喜过望，俨然以王者自居，而巫亦传集远近瑶族赴桐朝贺。

灌属盐田源旧分五源，即少源、茶源、南江、盐塘、北江是也。五源旧隶瑶团，为清瑶秀才梁化龙所辖。民元间，团董姜鸿炳并少源、南江于汉团，五源乃去其二。去岁鸿炳子超民又请削其茶源，而瑶团遂以撤废。酒捐一项，盐塘、茶源、北江三源，前仅月征 50 毫，今只盐塘一源，加至 75 毫。盐塘屠捐，前仅月征 1060 文，今乃增至 70 毫，瑶民桐果市价每桶 3400 文，汉民凭势专利，抑价只付 2000 文，且恒不付。汉民袁春和遽以变告，而团瑶冲突以起。

这几节虽则极简单的记载中，却给我们看到许多有趣的问题。第一，我们可见他们自成团体的民族心理，和这种心理所表现的宗教形式。在我们虽可说是“妖巫谣言惑众”，但是在他们的信仰系统中却是凿凿有据的事实。现在我们对于他们的

宗教信仰，虽尚不明了，但在别方面推测“妖巫”所编的预言，是有以民族历史的根据，所以使它能“惑众”举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妖巫”在人民中的势力。在这简单的叙述中，使我又联想到通古斯的“萨满”。我们惟有明白这些原因才能免除这时起时伏的变端。若是多用武力镇压，在剿匪名义下大规模的减少他们的人口，既和政府所采取的优待同化政策相左，而且反而增强他们与汉人相对立的民族心理。

第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经济关系。在这里使我记起 Pitt Rivers 在他 *Clash of Cultures* 一书中所述英国对于热带属地的土人的保护政策的经济原因，在热带上白种人是住不惯的，但是热带的出产却是英国工业重要的材料，所以政策极力保护土人，希望他们人口增加，使他们能负开发热带的工作，使英国的经济得到合作的利益。在广西我们也遇到相同的情形。特种民族住的是高山，不是汉族所住得惯的地方，加以广西人口稀少，山地大量荒废，正可和他们密切合作，来加以开发。在经济上是一个易办之事，至少是应该尽量协助他们生产山区所能供给的材料。

若能制定一个妥当的交易办法和传授他们新知识，得使他们从事生产工作，广西十几万特种人民，都能在广西的经济组织中成为生产者。比起用兵来镇压，当做匪徒来屠杀，一得一失，相差何远！

10月12日于赴象县之新广船中